

集部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欽定化治四書文卷四至六

詳校官檢討臣朱依炅

主事銜臣徐以坤覆勘

總校官原任中允臣王燕緒

校對官典簿臣郭祚熾

謄錄監生臣金國禮

欽定化治四書文卷四目錄

中庸

天命之謂性一章　蔡清墨

是故君子戒慎乎其所不睹二句　儲巏墨

致中和一節　羅圮墨

詩云鳶飛戾天一節　王守仁

武王纉太王　及士庶人　王鏊

天命之謂性　一章　蔡清墨

中庸明道原於天而備於人必詳言君子體道之事也夫道原於天而備於人是故君子之所當體者也體道之功既至則位育之化有不成乎子思子憂道學之失傳而作中庸以詔天下也蓋謂天下有性焉有道焉有教焉夫人之所知也而其所以為性為道為教者夫人之所未知也何謂性天之所命於人物者之謂也外天以言性非吾之所謂性矣何謂道人物各循其性之自

然者之謂也外性以言道非吾之所謂道矣何謂教聖人因是道之在人物者而脩之之謂也外道以言教非吾之所謂教矣是則道之大原出於天而不可易其實體備於己而不可離使其可離於須臾是豈所謂率性之道哉是故君子時雖不睹不聞也而亦戒懼之常存不敢離之於靜也時雖至隱至微也而亦慎獨之無間不敢離之於動也體道之功如此夫豈外吾心而為之哉誠以心之喜怒哀樂情也其未發則性也無所偏倚

則謂之中及其發皆中節也無所乖戾則謂之和是中也固百為萬事之所從出者也而離之於靜焉將何以立天下之大本耶是和也固天下古今之所共由者也而離之於動焉將何以行天下之達道耶又必由戒懼而約之以極其中使大本之立益以固由慎獨而精之以極其和使達道之行益以廣將見吾之中即天地之中雖不期於天地之位也而一理感通上下其有不莫位者乎吾之和即萬物之和雖不期於萬物之育也而

一氣融貫萬物其有不咸若者乎此學問之極功聖神之能事初非有待於外而脩道之教亦在其中矣

絲理微密意味深厚眞學者之文 原評

於白文朱註表裏澄澈故順題成文略加虛字點逗於斷續離合間而神氣流溢動盪合節學者不能得其氣味而倣其形貌則為淺為率而已矣

是故君子戒慎乎其所不睹　二句　儲　巏　墨

君子之主静以道之不可離也夫道根於人心之至静者也茍不知所以存之斯離道之遠矣君子之戒懼也有以哉子思示人之意若曰道原於命而率於性本無須臾之可離者也君子欲不離道以為學何以容存養之功耶是故心之寂感雖由乎物交而心之神明則發乎耳目時乎不睹宜若無事於戒慎矣君子曰睹而後敬則能敬於睹之所及而不能敬於睹之所不及而真

睹忘矣故視於無形常若有所謂睹者非睹之以目也而實睹之以心是其目雖未睹也而吾心之眞睹者無不明矣不睹而敬則凡睹之之時可知也已君子之戒慎有如此者時乎不聞宜若無事於恐懼矣君子曰聞而後畏則能畏於聞之所加而不能畏於聞之所不加而眞聞喪矣故聽於無聲常若有所謂聞者非聞之以耳也而實聞之以心是其耳雖未聞也而吾之眞聞者無不聰矣不聞而畏則凡聞之之時可知也已君子之

恐懼有如此者夫君子主静之功如此則物交無以引於外而神明有以宰於中性於是乎定命亦於是乎凝矣孰謂君子之道而有須叟之離哉

每扇有許多轉折而氣脉渾厚開合無痕原評

不睹聞對未發之中説戒慎恐懼所謂敬以直内立天下之大本也用周子主静二字自屬定解其該睹聞處措詞尤為細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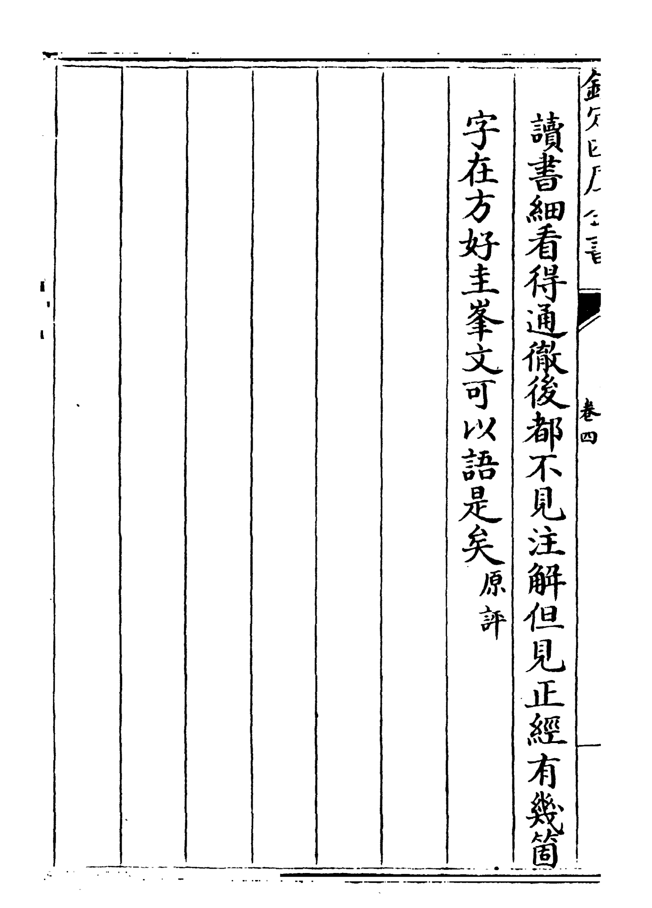
致中和　一節　　羅　圯墨

君子盡性情之德而一體者應之矣蓋天地萬物本吾一體也性情之德既盡而位育之效有不至乎且天下之道統於一心而無遺而吾人之心體乎天地萬物而無外人惟中和未致始與天地不相似與萬物不相關耳君子知中為道之體也自戒懼而約之渾乎天命之性無一時之不中則中致而大本之立益以固知和為道之用也自謹獨而精之粹乎率性之道無一處之不

和則和致而達道之行益以廣由是吾之心即天地之心以中感中而天地之心亦正吾之氣即天地之氣以和召和而天地之氣亦順呼吸動静相為胳合而不殊志意精神與之黙契而無間乾道以之而清坤道以之而寧陰陽剛柔各止其所貞觀之所以不毀者吾有以叅乎其中也天地有不位乎民以之而時雍物以之而咸若休養生息各遂其性羣類之所以不乖者吾有以賛乎其間也萬物有不育乎是中和之功盡於一心而

位育之化成於一體君子脩道之極如此噫人但知天地之為天地萬物之為萬物也孰知吾心一天地也吾身一萬物也中和不致則吾之天地萬物且不能位育而況於天地況於萬物乎故君子不敢以一飲一食傷天地之和而天地間苟有一悖戾不祥之物皆吾身責也學者欲得於此盍於太極觀其本原乎西銘觀其實體乎定性觀其存養省察之要乎

當時解元文章如此　朱子謂解經當如破的又云



讀書細看得通徹後都不見注解但見正經有幾箇字在方好主峯文可以語是矣原評

詩云鳶飛戾天　一節　　王守仁

中庸即詩而言一理充於兩間發費隱之意也蓋盈天地間皆物也皆物則皆道也即詩而觀其殆善言道者必以物歟今夫天地間惟理氣而已矣理御乎氣而氣載乎理固一機之不相離也奈之何人但見物於物而不能見道於物見道於道而不能見無物不在於道也嘗觀之詩而得其妙矣其曰鳶飛戾天魚躍于淵言乎鳶魚而意不止於鳶魚也即乎天淵而見不滯於天淵

也為此詩者其知道乎葢萬物顯化醇之迹吾道溢充周之機感遇聚散無非教也成象效法莫非命也際乎上下皆化育之流行合乎流行皆斯理之昭著自有形而極乎其形物何多也含之而愈光者流動充滿一太和保合而已矣自有象而極乎其象物何賾也藏之而愈顯者瀰漫布濩一性命各正而已矣物不止於鳶魚也舉而例之而物物可知上下不止於天淵也擴而觀之而在在可見是葢有無間不可遺之物則有無間不

容息之氣有無間不容息之氣則有無間不可乘之理其天機之察於上下者固如此乎

不從飛躍兩字著機鋒是前輩見理分明處原評

清醇簡脱理境上乘陽明制義謹遵朱註如此

武王纘大王　及士庶人　王鏊

中庸稱二聖有繼先緒而隆一統之尊者有承先德而備一代之典者蓋德業創於前而莫為之後雖盛弗傳也如二聖之所為豈不有光於前人也哉中庸述夫子之意謂夫欲知文王之無憂當觀武周之善述夫文王既沒而不能作繼之者誰與蓋太王王季創於前文王之業隆於後而纘其緒者惟武王也觀其身一著夫戎衣師不勞於再舉而坐收一統之全功迹雖嫌於伐君

志非富乎天下而無損萬世之令譽且不獨功名之俱盛而已以貴則尊極一人以富則奄有四海而福有超於尋常也不獨祿位之兼得而已上焉則宗廟饗之下焉則子孫保之而業有光於前後也武王之繼先緒如此是以創業而兼守成雖征誅而同揖遜矣其武功之隆何如哉若夫武王已老而受命承之者誰與蓋文王欲為而拘於位武王得為而限於年而成其德者在周公也觀其隆古公之號為太王加季歷之稱為王季則

近推乎文武之盛心祀組紺而上以王禮追后稷以下而皆然則上追乎先祖之遺意於是推斯禮以及人使有國而為諸侯有家而為大夫者咸得隨等序而行其禮也達斯禮以逮下使有位而為士無位而為庶人者皆得循禮度以伸其情也周公之成先德如此是繼述善於一身禮制通於天下矣其文德之備為何如哉吁武王纘焉而益隆周公成焉而大備此周家所以勃興而文王所以無憂也與

精語卓立氣格渾成當玩其苦心撰結處

武王纘大王　一節　楊慈墨

惟聖人能繼先業以成武功故能得聲譽之盛而備諸福之隆也夫前人之所為後人之所當繼也苟不能然則名且不足尚何諸福之有哉古之人有行之者其有周之武王乎自今觀之太王肇荒作之基王季勤王家之事則周之王業固始於此矣文王誕膺天命之隆以撫方夏之衆則周之王業已創於此矣然太王王季雖為王業之始而其功則未成也所以繼其業者非武王

乎文王雖有造周之名而大勲則未集也所以承厥志者非武王乎武王於是因累世締造之功而為一旦弔伐之舉牧野之師方會而前徒已倒戈華陽之馬既歸而天下遂大定則前人之業於是而始成而前人之心於是而始慰矣夫以武王伐紂宜若失其名也然人皆知其為應天順人之舉而無利天下之心則武王之名於是而益顯當是時也四方攸同皇王維辟則天下之民莫非其臣其尊又何如東西南北無思不服則四海

之地莫非其有其富又何如由是而祀乎其先則假哉
皇考綏予孝子莫不以格而以享由是而傳之於後則
穆穆皇皇宜君宜王莫不是繼而是承則聲譽之盛諸
福之隆武王一身萃之而有餘矣雖然自非其能繼先
業以成武功又何以臻此哉夫武王能成變伐之功於
天下未定之時周公能制典禮之懿於天下既定之後
武王以武周公以文其為繼述則一而已噫莫為之先
後將何述莫為之後前將何傳夫以太王王季文王既

有以作之而武王周公又有以述之吾於是不惟有以賛武王能成之孝而文王之所以無憂者亦於是見矣此明文始基一代作者正變源流之法靡不包孕其文炳蔚確有開國氣象　士人窮探經史非僅取其詞與法為時文之用而已然觀制義初體如是亦可知根茂實遂之不可誣也

父為大夫　無貴賤一也　錢福

觀聖制葬祭喪服之禮各惟其分而已葢禮莫大於分也因分以盡情其善於推已及人者歟中庸意謂周公之制禮不惟孝以事先人而且孝以治天下是故自葬祭之禮言之如父為大夫子為士歟則葬以三月稱有家也而祭之則禮惟三鼎爾矣樂惟二佾爾矣雖禴祭也而君子不以為濫如父為士子為大夫歟則葬以踰月明有位也而祭之則禮用五鼎爾矣樂用四佾爾矣

雖備物也而君子不以為濫葢葬從其爵反始也貽死者以安也祭從其禄致愛也伸生者之情也何莫而非協於義乎自喪服之禮言之期之喪達乎大夫何也是諸父昆弟之喪也其分殊者其情疎而大夫則降諸侯則絶焉三年之喪達乎天子何也是父母之喪也其恩深者其報重而貴不加損賤不加益焉葢服有降殺貴貴也所以曲而殺也服無貴賤親親也所以經而等也何莫而非達其情哉是則葬祭以爵禄而定者追王上

祀之遺意也喪服無貴賤之别者天理民彞之至情也信乎禮通上下而為作者之聖歟

文之能繁而不能簡者非才有餘正才不足也細看此文有他人連篇累牘說不盡處　斯禮也只是說祭葬是緣祭而及喪服又是緣葬祭而及三者雖俱禮制就此章言之則祭為主喪葬為賓即下章達孝亦是以祭祀之禮言之可見也一起一結大指躍然

原評

令夫天　一節　　岳正墨

中庸舉天地生物之盛所以明至誠無息之功用也夫天地之道一誠而已矣生物之功寧不各極其盛哉中庸舉之以明無息之功用至此若曰論聖人固全乎天道觀天地則見乎聖人何言乎今夫天以其一處而言則昭昭之多天也天其止於是乎及其無窮而日月星辰之懸象於上萬物之覆幬於下天之生物一何其盛耶今夫地以其一處而言則撮土之多地也地其止於

是乎及其廣厚而華嶽河海容之不見其不足萬物載之惟見其有餘地之生物一何其盛耶語天地間之磅礴而不可窮者莫山若也今夫山不過卷石之多耳而豈足以盡夫山哉及其廣大則草木生於斯禽獸居於斯寶藏興於斯山之生物之盛孰非天地生物之盛乎語天地間之浩渺而不可極者莫水若也今夫水不過一勺之多耳而豈足以盡夫水哉及其不測則黿鼉蛟龍生於斯魚鱉生於斯貨財殖於斯水之生物之盛孰

非天地生物之盛乎是則天地功用之盛至於此至誠無息之功用所以配天地而無窮也又何疑乎

文簡而理足體方而意圓四比中已開後人無限變化參差之妙不得以其平易置之

考諸三王而不繆　合下節　　程楷　墨

論君子極制作之善見君子知天人之理蓋無所不合見君子制作之善矣其洞燭天人之理不於斯可見哉且聖人居天子之位盡三重之道彼禹湯文武固有已然之迹也然君子之制作為於今而稽於古則今日之為即三王之為往古來今渾然一揆與其已然者無所戾天高地下固有自然之道也然君子之制作立於此而參於彼則在我之道即兩儀之道天地與人浩乎一

體與其自然者無所拂屈伸變化而為造化之迹者鬼神也鬼神固難明者以是制作而質之則幽驗於明不以隱秘而有疑出類拔萃而生百世之下者後聖也後聖固難料者以是制作而俟之則遠驗於近不以將來而有惑然質諸鬼神而無疑非探賾索隱以為之者吾知其於天之理至精至微已洞燭於此心之中矣蓋幽明雖不同而理則同也知天之理則鬼神之幽可以理知也鬼神且然至顯之天地夫何悖乎百世以俟聖人

而不慼非讖緯術數以為之者吾知其於人之理至纖至悉已昭察於此心之内矣蓋遠近雖不一而理則一也知人之理則後聖之心可以理度也後聖且然已往之三王夫何繆乎噫以眞知至理之心為制作三重之道君子如此豈驕乎

上截三王後聖往與來對天地鬼神隱與顯對下截知天知人乃舉來以該往即隱以該顯實總結四句是作天造地設不少贅虧 原評

順題平叙不用過接摶綰而理藴精氣結聚流通堅
凝如鑄

建諸天地而不悖　二句

孫紹先　墨

君子之制作於至大至幽者而允協焉夫莫大於天地莫幽於鬼神皆道之寓也君子制作而允協焉其克盡人道者與且君子者以聖人在天子之位以脩道建中和之極是誠居上不驕者豈惟驗今而準古哉雖天地鬼神不能外也今夫天地者萬物之祖君子特其中之一物耳然道生天地天地固道之統會也以君子之道參之奉三無私上下與之同流得一以貞清寧視之無

歉大禮與天地同節大樂與天地同和時憲之餘聰明於是乎昭鑒裁成焉天地順之輔相焉天地宜之欽崇之下易簡於是乎胳合天吾知其覆地吾知其載三重吾知其相為終始也違曰悖德豈以克肖宗子而有是哉鬼神者衆妙之門制作特其中之一義耳然道秘鬼神鬼神固道之精靈也以君子之道質之聖人成能而鬼神無外朕志先定而龜筮協從其思也若或起之其行也若或翼之天地之功用有相須而無相戾一卷一

舒與時消息一闔一闢與化往來二氣之良能不相反而實相成鬼吾知其屈神吾知其伸三重吾知其屈伸相感也明不至則疑生豈以清明志氣而有是哉是中天地而主綱常則君子有贊於天地與鬼神而合吉凶則君子有助於鬼神而況前聖後聖天地鬼神精英之萃也有弗符契庶民小子天地鬼神視聽之自也有弗信從者哉

摭實而仍虛涵鬱抽而實渾古化治先正說理文字

已有此等精深壯麗之境　鬼神若泛説陰陽氣機即與建天地不異此引大易鬼謀尚書龜筮者得之

原評

欽定化治四書文卷五目録

上孟

老者衣帛食肉　四句

靳貴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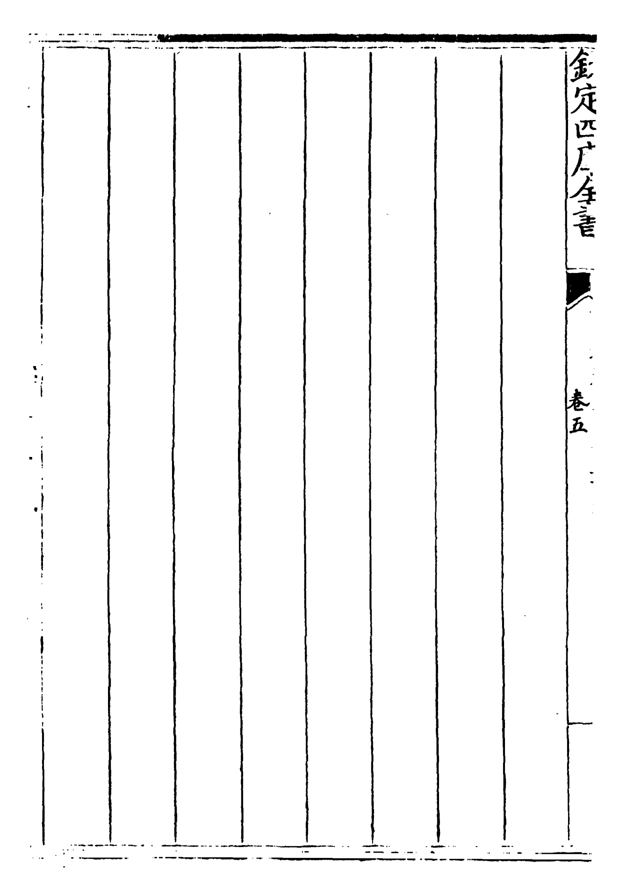
惟仁政成於國中則王業成於天下夫舉一國之民而皆遂其養則仁政成矣王業其有不成乎昔孟子論與王在於保民故詳言制民常產之法而舉其成功謂夫待帛而煖待肉而飽老者之所願未易遂也今也常產立而蠶桑畜養之有制則杼柚其盈而五十者咸得以衣帛孕字日蕃而七十者咸得以食肉非惟一人為然而舉國之老者皆有以老之矣無食則飢無衣則寒黎

民之所患未易免也今也常産立而耕耘收穫之以時則食雖不肉而亦可以無飢衣雖不帛而亦可以無寒非惟一民為然而舉國之幼者皆有以幼之矣庠序之教由是而立孝弟之風由是而行仁政之成也如此則保民之功大矣而有不王者哉吾見老者既老則天下之老莫不有盍歸之願幼者既幼則天下之氓莫不有受廛之心甲兵不必試也土地可闢秦楚可朝九圍之廣將於我乎式矣孰敢有不臣者乎權謀不必用也中

國可滋四夷可撫一統之命將於我乎凝矣孰敢有自外者乎謂之曰未之有也信乎王業之必成矣為人君者可不推是心以行仁政哉

老者二句與上文老吾老一層為首尾是保民之實政王字直繳轉保民而王此文近收本節遠束通章根脉獨完原評

中間若無庠序之教數語則題蘊未盡與下二句語氣亦未融可覘先輩補題之法



天子適諸侯曰巡狩 六句 董越程

時臣述先王有君臣往來之典各舉其名而釋其義焉甚矣先王之時君巡狩於臣臣述職於君一往一來皆非無事也時臣述之以為其君告得無意乎昔齊景公欲比先王之遊觀而問於晏子故晏子述先王之典以告之謂夫天子以一人之尊而宰制六合有土地焉不能以獨理有人民焉不能以獨治諸侯固不容於不建也然諸侯散處於諸邦各限於封守歲事未必其皆修

侯度未必其皆謹而人民之在所統理者又未知其皆至於各安生養否也使時巡之禮不舉焉則奉職者何所勸不職者何所懲而王朝式序之典寧不幾於廢墜耶於是乎必時適諸侯而名之曰巡狩焉巡狩者何巡行諸侯所守之土也殆以視其田野孰闢孰人民孰安與侯度職貢又孰謹而孰修與夫然後黜陟加焉賞罰行焉而天子宰制之權實於是乎見矣夫豈無事而空行也哉諸侯承一人之命以藩屏一方有土地焉皆天

子所命以分理有人民焉皆天子所命以分治職業亦不容於不修也然自茅土既分於明廷而天顏每違於咫尺雖職貢之勉修不敢自必其為修侯度之已謹不敢自必其為謹而人民之見於統理者又未知其果可勉於勿予禍謫否也使入覲之禮不修焉則有言曷從而敷納有功曷從而明試而王朝考績之典寧不幾於虛設耶於是乎以時朝於天子而名之曰述職焉述職者何述其所受之職也殆必陳其田野不敢以不闢人

民不敢以不撫而侯度職貢不敢以不舉不修庶幾乎予奪舉焉功罪明焉而諸侯藩屏之職亦於是乎盡矣又豈無事而空行也哉吁先王巡狩述職之典如此宜晏子述以告景公而孟子復引以證宣王雪宫之為獨樂也

縱横馳驟有高屋建瓴之勢昔人謂子長文章百數十句只作一句讀此文亦然原評

所謂故國者　一章　李東陽

大賢慨齊之不得為故國必詳以用人之道歆之也夫賢才者國之楨也用之而謹則無患於失人矣尚何忝於故國哉且人君之立國也近之有一代之親臣遠之有百代之世臣茍或不能任世臣以為故國之寶而徒恃喬木以為故國之榮多見其不知父母斯民之道也已然所謂任世臣者豈可昔日進而今不知其亡矣乎又豈可以不才之難識而遂自諉矣乎亦惟慎之又慎

得國君進賢之心焉斯可耳葢國君之進賢以尊卑變置若甚褻者不敢以易心乘之也疎戚易位若甚慢者不敢以忽心臨之也慎之於左右之所賢矣而所以慎之於大夫者猶是焉推其心必識其才果可以尊且戚也而後用之耳不然其可以左右先容而遂徇之乎慎之於大夫之所賢矣而所以慎之於國人者猶是焉推其心必識其才果可以尊且戚也而後用之耳不然其可以譽言日至而遂信之乎觀於去邪勿疑者不可不

謹則任賢勿貳者不可不謹益見矣觀於天討有罪者當察其實則天命有德者當察其實益彰矣人君果能用其所當用又謹其所當謹則舉錯公而好惡協將不謂民之父母乎哉夫至於為民父母則民之永戴與國之靈長相為無疆矣國之所以為故者誠在茲也喬木云乎哉齊宣欲以故國稱於天下信當預養世臣以為之地矣

裁剪之妙已開隆萬人門戶其順題直敘氣骨蒼渾

乃隆萬人所不能造可見後人之巧皆前人所已經於先輩繩墨之外求巧未有不入於凌亂者

不幸而有疾　景丑氏宿焉　吳寛

大賢托疾以辭其君而因委曲以望其臣焉蓋辭疾而出弔孟子覺王之意微矣而門人皆未之達焉寧無望於其臣哉且夫以君命而見者臣道也不為臣不見者師道也齊王欲以臣道處孟子而孟子得不以師道自尊乎是故無疾而為有疾非欺也乃所以悟君耳將朝而不能朝非慢也乃所以重道耳使王而知此則東郭可以無弔而景丑可以無宿矣夫何弔於東郭而公孫

丑有不可之疑王使醫來而孟仲子又有權辭之對是疾之托也丑且疑之而王悟之乎疾之問也仲且諱之而王知之乎孟子之心誠有不容以自已者故之景丑氏而宿焉蓋其在景丑也猶夫在東郭也其宿於景丑也猶夫弔於東郭也以其望於君者而望於臣因其喻於臣者而喻於君則丑之疑或由此而達仲之諱將賴此以明而東郭之行不為空行景丑之宿不為徒宿矣否則欲歸不可也造朝不可也固非所以悟君亦豈所

以重道者哉

義意曲盡骨脈甚緊有如柳子厚所稱昌黎之文若捕龍蛇搏虎豹急與之角而力不敢暇者雖隆萬間之靈雋啓禎間之剗刻豈能過此以膚淺直率為先輩者可爽然自失矣　體製正大不得以題有割截而棄之

子噲不得與人燕　二句　王守仁

舉燕之君臣而各著其罪可伐也夫國必自伐而人伐之也燕也私相授受其罪著矣是動天下之兵也今夫為天守名器者君也為君守侯度者臣也名義至重僭差云乎哉故君雖倦勤不得移諸其臣示有專也臣雖齊聖不敢奸諸其君紀臣道也燕也何如哉燕非子噲之燕天子之燕也名公之燕也象賢而世守之以永燕祀以揚休命子噲責也舉燕而授之人此何理哉恪恭

而終臣之以竭忠盡以謹無將子之分也利燕而襲其位罪亦甚矣堯舜之傳賢利民之大也噲非堯舜也安得而慕其名舜禹之受禪天人之從也之非舜禹也安得而襲其跡自其不當與而言無王命也墮先業也子噲是矣自其不當受而言僭王章也奸君分也子之有焉夫君子之於天下苟非吾之所有雖一毫而莫取也況授受之大乎於義或有所乖雖一介不以與人也況神器之重乎夫以燕之君臣而各負難逭之罪如此有

王者起當爲伐矣

深得古文駁議之法鋒鍔淩厲極肖孟子語氣是謂

辭事相成

夫世禄　四節　崔銑

大賢啓時君以王道而歆以師世之澤焉夫井田學校王道也滕以之法三代而後世有不以之師滕乎哉嘗謂人君之治國家也上之有作求之思而下之有垂範之責是故為治而不法三代與夫為治而不如三代之可法者皆茍道也已試陳之助法與世禄相表裏者也滕之獨行世禄也豈以助法非我周之明制乎一誦其詩而周之由商舊政者可考也而滕當使之與世禄並

行矣學校與井田相為流通者也滕之廢政不講也又豈以庠序學校非三代之舊典乎觀教於鄉國而三代之賴以明人倫者則一也滕當使之與三代竝舉矣然是井田學校也可以制用亦可以維風可以承先亦可以啓後令以之為治滕之政也其將來不為王者之師乎將以阜安天下而法吾之養民者養民是為王者養民之師也將以化導天下而法吾之教民者教民是為王者教民之師也無一人不為王者之民亦無一日不

涵於王者之澤無一日不被王者之澤亦無一人不推本於王者之師所及其遠哉吁先王於我乎頼紹述後王於我乎頼儀刑勉之哉其毋以世禄之行自足也以世禄起以世禄結中間井田學校對舉極剪裁之妙

父子有親　五句　　丘　濬　程

有自然之人倫有本然之天性蓋天之生人有是物必有是則也隨在人之倫而各盡其天性何莫而非其所固有者哉昔者孟子闢許行竝耕而治之說因舉聖人使契為司徒教民以人倫之事而詳其目如此蓋以人之生也莫不有父子君臣夫婦長幼朋友之倫亦莫不有仁義禮智信之性是故相生也而為父子有父子則有仁之性焉有仁之性是以為父而慈為子而孝油然

親愛之無間也相臨也而為君臣有君臣則有義之性焉有義之性是以為君而仁為臣而忠藹然道義之相合也以言乎夫婦則男正位乎外女正位乎内判然内外之有别也而其所以别也非人為之也乃其固有之性之智也以言乎長幼則兄友而弟恭長惠而幼順秩然先後之有序也而其所以序也非人强之也乃其固有之性之禮也以至於與朋友交言而有信久要而不忘患難以相恤恪然彼此之交孚者何莫非其性中固

有之信哉有之而不能以自盡所以不能無待於聖人命官之教焉然其所以教之者亦豈能有所增益於其間哉亦惟因其固有者而道之耳噫聖人憂民失其所固有而命官以教之也如此尚何暇於耕乎

照註補出性字疏題典要確不可易其體直方以大真經解也

三月無君則弔　四節　羅倫

大賢兩明君子之仕惟欲盡孝以行禮也葢君子者奉先思孝而事君盡禮者也失位則廢祭舍贄則非禮矣安得而不急於仕哉且夫君子之於人國也班祿以奉祀則盡忠即所以盡孝也傳贄以為臣則行道即所以行禮也此證諸古傳而有徵觀諸孔子而益信矣何周霄乃於無君則弔之言而疑其急焉是徒知其以失位為急而未知其以失祭為憂也故孟子即諸侯之事以

辨之葢諸侯之失國與士之失位其心一也使諸侯而可以無祭士之無君固不足弔矣由禮觀之則親耕親蠶皆所以為祭祀之奉而不潔不修終無以遂其孝享之誠此諸侯之國家所以不可失也今士而失位則圭田不錫於王朝而祀典不修於家廟不惟無以備其物而亦不敢以安於心矣然則弔其三月之無君者所以弔其一時之廢祭也而豈以失位為急哉夫知其無君之足弔則所以求得乎君者不容已也知其得君之為

急則所以先載乎贄者不容已也霄又以出疆載贄之言而明其故焉是徒欲抱道而處而未知其當載道而出矣故孟子即農夫之事以明之葢士之立於朝與農之耕於野其道同也使農而可以舍耒耜士之出疆亦可以不載贄矣由今觀之則出作入息固不免於出疆之勞而于耜舉趾未始廢其耕耨之具此農夫之耒耜所以不容舍也若士而無贄則始進之禮既失而相遇之機已踈非直無以見其君而終無以行吾道矣然

則載贄於出疆之日者將以利見於適國之初也而肯以非禮自待也哉要之無君則弔者固所以盡奉先之孝也茍君不我禮則寧廢祭而不敢廢道矣出疆載質者固可以行見君之禮也茍道不可行則寧失其禮而不敢失其身矣周霄其知之乎

長題局法此為開山宜玩其游行自得而體格謹嚴處

周公兼夷狄　百姓寧　丘　濬

程

惟聖人有以除天下之害則民生得其安矣夫人類所以不安其生者異類害之也苟非聖人起而任除害之責則斯民何自而得其安哉昔孟子因公都子好辨之問歷舉羣聖之事而告之及此謂夫周公以元聖之德為武王之相斯時也成周之王業方興有殷之遺患未息其所以為天下害者非獨奄飛廉而已而又有所謂夷狄者焉夷狄交横不止害民之生而彝倫亦或為之

瀆矣不力去之不可也其所以為中國患者非獨五十國而已而又有所謂猛獸者焉猛獸縱横不止妨民之業而軀命亦或為之戕矣不急除之不可也周公生於是時以世道為已任寧忍視民之害而不為之驅除乎是以於夷狄也則兼而并之而使之不得以猾夏於猛獸也則驅而逐之而使之不至於偪人夷狄既兼則夷不得以亂華而凡林林而生者莫不相生相養熙然於衣冠文物之中而無瀆亂之禍猛獸既驅則鳥獸之害

人者消而凡總總而處者莫不以生以息恬然於家室田疇之內而無驚擾之憂謂之曰百姓寧信乎無一人之不安其生也周公以是而相武王其及人之功何其大哉

骨力雄峻函蓋一時此程與元墨並制科文之極盛也　元作重講百姓寧此程重講兼驅是其用意異處俱先於反面透醒是其作法同處

周公兼夷狄

百姓寧　　王　鏊　墨

論古之聖人除天下之大害成天下之大功夫天生聖人所以為世道計也周公撥亂世而反之正其亦不得已而有為者與孟子答公都子之問而言及此意謂天下大亂之後必生聖人之才商紂之世民之困極矣於是有周公出焉武王既作之於上周公則佐之於下彼其夷狄亂華不有以兼之吾知其被髮而左衽矣周公於是起而兼之而若奄國若飛廉皆在所兼兼夷狄兼

其害百姓者也鳥獸逼人不有以驅之吾知其弱肉而强食矣周公於是起而驅之而若虎豹若犀象皆在所驅驅猛獸驅其害百姓者也是以夷狄之患既除則四海永清無復亂我華夏者矣猛獸之害既息則天下大治無復交于中國者矣天冠地履華夷之分截然人皆曰百姓寧也而不知誰之功上恬下熙鳥獸之類咸若人皆曰百姓寧也而不知誰之力吁周公以人事而回氣化撥亂世而興太平其功之大何如哉雖然此亦周

公之不得已耳豈特禹抑洪水孔子作春秋孟子闢楊墨為不得已哉蓋禹與周公不得已而有為除天下之害者也孔子卒孟子不得已而有言除後世之害者也然皆足以致治其功之在天下後世孰得而輕重之哉韓子曰孟子功不在禹下愚亦曰孟子之功不在周公下

字字典切可配經傳佳處尤在用意深厚是聖人使人物各得其所氣象　粲然明盛晏然安和昇平雅頌之音河嶽英靈之氣原評

渾厚清和法足辭備墨義之工三百年來無能抗者

欽定化治四書文卷六目録

下孟

禹惡旨酒 一章 唐寅

周公思兼三王以施四事 王鏊

晉之乘 二節 王鏊

予未得為孔子徒也 一節 董圯

吾聞其以堯舜之道要湯 一節 王鏊

由堯舜至於湯 一章　　顧清

由堯舜至於湯 三節　　李東陽程

禹惡旨酒　一章

唐寅

大賢舉先聖之心法明道統之相承也夫聖人身任斯道之寄則其心自有不能逸矣由禹以至周公何莫非是心耶孟子舉之曰道必有所託而後行於世聖人同其道也然而天無二道聖無二心其憂勤惕厲一也堯舜尚矣自堯舜而下得統者有禹湯焉有文武周公焉禹則致嚴于危微之辨而閑之也切旨酒則惡之善言則好之葢遏流禍于將然而廣忠益以自輔也湯則加

謹于化理之原而圖之也至中道則務執之賢才則廣收之蓋建皇極以經世而集衆思以熙績也文之繼湯也則以德業未易全而其心常操夫不足民安矣猶若阽于危也道盛矣猶若阻于岸也蓋必欲達于神化之域斯已矣武之繼文也則以治忽為可畏而其心常厚于自防故慮深隱微而邇弗敢泄也明燭無疆而遠弗敢忘也蓋必欲密其周詳之念斯已矣迨周公承其後思欲兼三王以時措舉四事以立法故事有戾于時勢

之殊必精思以求其通雖夜而不遑于寐理有值夫變通之利必果行以奏其效待旦而不安于寢夫思之至則其神合行之勇則其化流禹湯文武之傳又在周公矣即是而知數聖人所生之時雖不同而心則一也心一故道同三代之治所以盛與

堅鍊遒淨一語不溢題之義藴畢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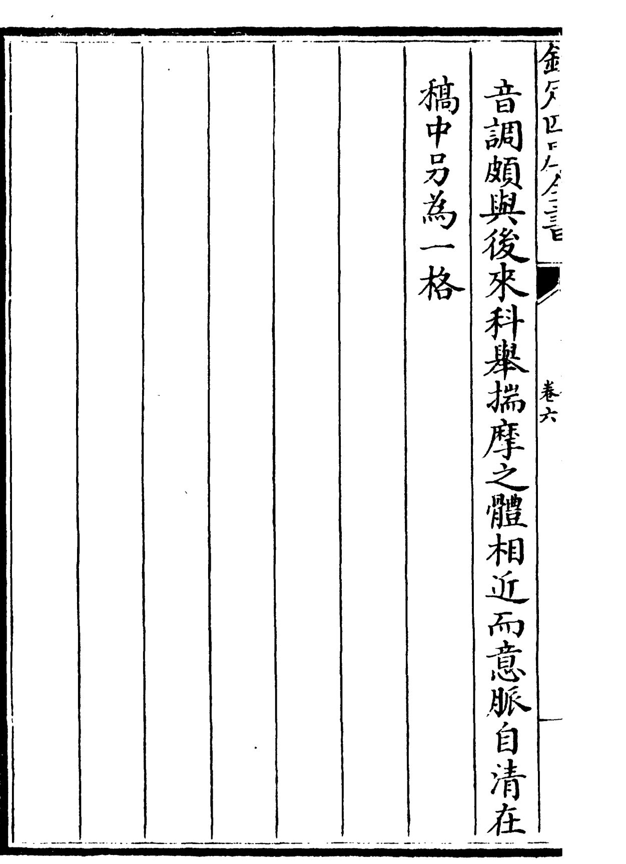
周公思兼三王以施四事

王 鏊

大賢論前聖欲集乎羣聖而纘其舊服者一憂勤惕厲之心也蓋三王之事皆事之善者也周公欲以一身而兼體之其憂勤惕厲何如哉孟子意謂三王不可作矣繼三王而作時則有若周公其為心果何如也哉景前聖之烈光毅然欲以身統其盛曠百世而相感固不限于分位之難齊瞻庭闈之遺矩慨然欲以巳會其全幸再傳之未泯時自責以心力所可繼夏而王者禹也商

而王者湯也公而如禹如湯亦可已矣而尚不忘乎有賢父兄之樂遠稽未滿其志參之以近守爲會衆美而歸之身固所願也始王周者文也繼王周者武也公而如文如武亦可已矣而猶不廢乎古先哲王之求見知未厭其心益之以聞知焉集四聖而爲大成葢有期也是以撫往事而興則效之思將以行于古者而行于今典則具在冀追踐而不遺即往行而勵進脩之念將以敷于前者而敷于後謨烈相承期作求而無斁於禹而

欲施其好善惡酒之事于湯而欲施其執中立賢之事
成功未見于躬行而奮發已形于意氣彼謂古今之不
相及而畫焉以自處者豈公之志哉于文而欲施其愛
民求道之事于武而欲施其不泄不忘之事大效未彰
于踐履而感激已動于精神彼謂君相之不同道而陋
焉以自居者豈公之心哉吁公亦人耳而所以厚待其
身者必備夫三王四事而後已其憂勤惕厲至矣此天
理常存人心不死而道統之傳有由也歟



音調頗與後來科舉揣摩之體相近而意脈自清在

稿中另為一格

晉之乘　二節　王鏊

大賢之論聖經始則同於諸史終則定於聖人蓋春秋未修則為魯國之史春秋既修則為萬世之法也聖人之作經夫豈徒然哉昔孟子之意若曰古之為國也必有史史之載事也必有名彼晉嘗伯天下矣其為史也興於田賦乘馬之事故名之曰乘楚嘗伯天下矣其為史也興於記惡垂戒之義故名之曰檮杌以至魯為中國之望其史必表年以首事故錯舉春秋以名也

於斯時也春秋未經仲尼之筆褒貶不明亦一乘而已矣蕪穢不治亦一檮杌而已矣是故以其事言之齊桓晉文其事伯者之事也以其文言之諸侯有言左史記之諸侯有行右史記之其文史官之文也何以異於列國之史哉然孔子嘗曰其義則丘竊取之則夫子以春秋之素王秉南面之賞罰一褒一貶皆聖心所自裁一筆一削雖游夏不能贊中國而入於夷狄則夷之凛於斧鉞之誅也夷狄

而進於中國則中國之寵於華衮之錫也此孔子之春秋雖曰舊史之文而實為百王之大法也嗟夫春秋之作自姬轍既東王室衰微禮樂不由天子征伐出自諸侯泯泯棼棼聖人憂之於是筆削一經垂法萬世然使魯之史官阿諛畏怯君過不書簡編失實無所考信則仲尼雖欲作春秋以法萬世將何所據乎此史之功高於伯而孔子之功倍於史

如題順敘而波折自生於過接處收束處著意數筆

便覺神致疎宕不羣

予未得為孔子徒也　一節　董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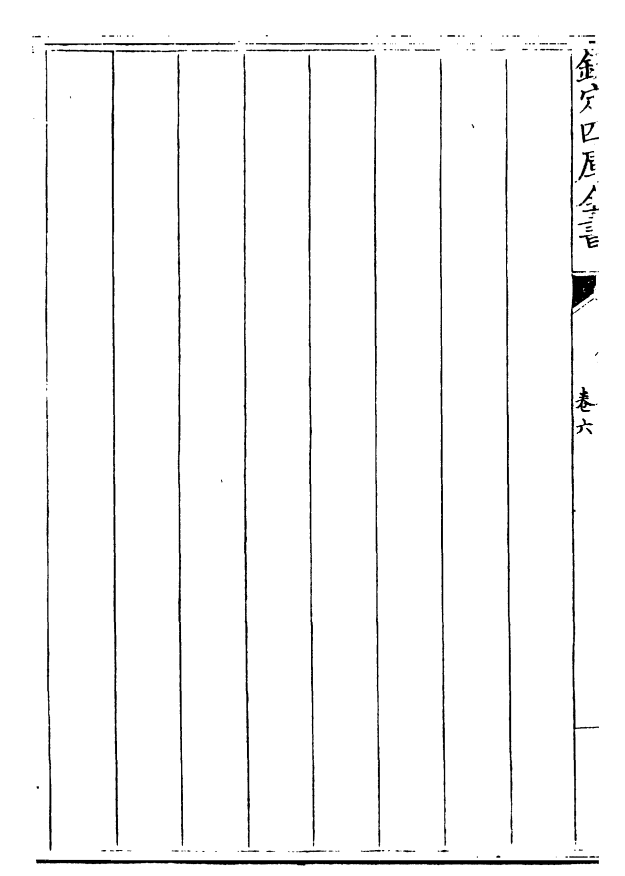
大賢於聖人之道雖不得於見知猶幸得於聞知蓋孟子所宗惟孔子也苟淑諸人是亦得之孔子矣奚以不及門為歎乎孟子叙道統而自任曰道之行於世也無存亡而統之屬於人也有絶續由堯舜至於周孔道統有自來矣夫何孔子之生也適予未生而願學之心每限於莫及予之生也孔子既沒而誠明之聖未得於親承金聲玉振徒勤於想慕而親炙無由求若顏曾之左

右於門牆不可得也江漢秋陽徒慕其氣象而光輝罔挹求若閔冉之周旋於洙泗未之能也予之不幸莫此為甚矣然予身之生其去孔子尚未至於百年孔子之澤其及吾身尚未至於五世文未喪天而流風之未泯者人固得傳之我則從而取之以善其身焉道未墜地而餘韻之獨存者人尚能誦之我則從而資之以陶其德焉大成之矩雖不可即矣而金聲玉振之餘響猶得竊之以自鳴則淵源所自謂非東魯之家法不可也時

中之聖雖不可作也而江漢秋陽之餘光猶得竊之以自貴則文流所衍謂非素王之餘緒不可也此又非予之大幸哉

明是兩對文字而長短參差令人莫覺原評

兩予字兩也字唱嘆深情流溢紙墨之外後人但作太史公自序語直是心粗手滑耳前輩只求肖題故才華雅贍而意度仍自謹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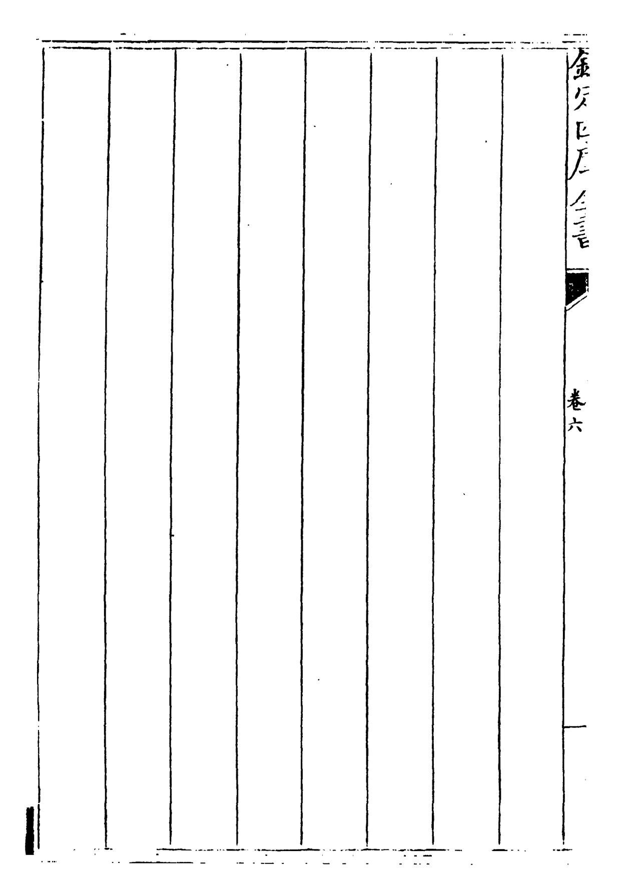
吾聞其以堯舜之道要湯　一節　王　鏊

大賢明聖人之所以要君而辨其誣也夫要湯以堯舜之道則固未嘗要也而可以割烹誣之哉蓋謂天下之人往往知伊尹割烹要湯而不知尹之所謂要者乃要之以道而非要之以割烹也蓋尹以堯舜之道善其身而湯欲以堯舜之道善天下則堯舜之道在尹堯舜之責在湯也責在於湯則尹雖無求於湯而湯不得不求於尹道在於尹則湯雖無求於尹而不能不求乎道是

求之者湯而所以求之者尹致之者尹而所以致之者道也謂尹之不要湯可也謂尹之要湯以道亦可也若曰割烹要湯則尹之出處之嚴天下所知也喪其守於割烹而嚴於出處之際有如此耶尹之自任之重天下所知也辱其身於割烹而自任天下之重有如此耶縱使伊尹割烹以要湯吾恐成湯之聖非辱已者所能要尹不得而要之也縱使割烹可以要湯吾恐天下之大非要君者所能正尹不得而正之也然則謂湯以割烹

而聘尹是誣湯也謂尹以割烹而要湯是誣尹也湯不可誣尹不可誣是自誣也嗚呼君子焉可以自誣耶

殊有踔厲風發之勢實能寫出孟子語妙



附於諸侯曰附庸

王鏊

因人以致覲君之禮附庸之所由名也甚矣明王不遺小國之臣也覲附庸之所由名而小國其不遺矣孟子若謂先王之班禄於天下也必隆其尊者固所以秩天下之分而不遺於小者尤所以公天下之利也彼不能五十里者既不能自達於天子矣而果何以處之哉誠以諸侯之必達於天子者臣之禮也使其不能以自達也而苟無以附之則力不能以自給而王朝恤下之仁

或幾乎息矣既不能以自達也而茍無以附之則禮不獲以自盡而人臣述職之義或幾乎廢矣於是緣分以制其禮而因禮以通其情朝覲會同有定期也莫不於諸侯而附之凡所以繫其姓以昭有國之守者恒於人而有賴也敷奏明試有定期也亦莫不於諸侯而附之凡所以稱其字以昭往來之典者必待人而後達也若是者不謂之附庸乎蓋諸侯之有國也每視夫功之崇卑而其稱名也必視夫國之大小今惟附於諸侯焉則

是錫類隘於先王而茅土之所封者不得以有乎百里七十里五十里之國錫命拘於定分而名位之所稱者自不得以與乎公侯伯子男之列以是而稱之於王朝也必曰附庸是雖社稷所主不能不稱臣於諸侯也而其為天子之臣則一而已矣以是而稱之於侯國也亦必曰附庸是雖邦域所在不能不統屬於諸侯也而其為國之君則一而已矣謂之曰附庸非以是夫是知因地制國而必儉於附庸者所以嚴其分也義之盡也因

分制禮而必附於諸侯者所以通其情也仁之至也此

周室班祿之制所以為盡善也

只用清寫而舉義該洽波瀾濶老

大國地方百里　三節　王鏊

大賢第言三等之國祿之寖厚者其制異祿之寖薄者其制同蓋祿厚者可殺而薄者不可殺也三等之國君卿以異而大夫以下者則同不以是哉孟子告北宮錡者及此謂夫周室班祿之制蓋有施於侯國之中者矣彼大國之地方百里也語其封疆則廣語其井田則多君卿之祿有可得而厚者故公皆十倍乎卿祿卿祿則四倍乎大夫四倍之者為厚則十其四者更厚矣自此

以下則寖以薄大夫特倍上士耳上士特倍中士耳中士特倍下士耳下士與庶人在官者同禄其禄特足以代其耕耳所謂大國之制如此次國之地非方七十里乎封疆井田視大國則殺其十之五矣君卿之禄當漸殺也故伯固十倍乎卿禄卿禄但三倍乎大夫三殺於四君亦不過十其三耳若大夫倍上士上士倍中士中士倍下士下士與庶人在官者同禄而禄足以代其耕猶夫大國而已固無所殺也其為次國之制如此小國

之制非方五十里乎封疆井田視次國又殺其十之五矣君卿之禄當益殺也故子男固十倍乎卿禄卿禄但二倍乎大夫二殺於三君亦不過十其二耳若大夫倍上士上士倍中士中士倍下士下士與庶人在官者同禄而禄足以代其耕猶夫次國而已亦無所殺也其為小國之制如此是知自卿以上而各異者蓋禄寖厚而不殺則其地不足以供也自大夫以下而皆同者蓋禄寖薄而殺之則其養不能以給也周制之善何如耶

無甚奇特但局老筆高又得說書之正體遂使好奇
特者鏤心鉥肝而不能至

舜發於畎畝之中　一節　朱希周程

大賢述古人之亨於困有統治於上者有輔治於下者葢舜以聖人治天下而傳說諸賢皆隨時輔治之臣也其亨皆由於困何莫非天意所在哉孟子意曰富貴福澤固天所以厚乎人而困窮拂鬱天亦何嘗薄於人耶是故舜聖人也受堯禪而膺歷數之歸之中國而踐天子之位人知舜之登庸也而不知四岳之舉實始於歷山之耕側陋之揚實由於往田之日舜葢發於畎畝之

中焉傳説身居版築其地陋矣高宗則舉之以作相舟楫資之以作也鹽梅資之以和也則揆度之處非其夢弼之地乎膠鬲身鬻魚鹽其事汙矣文王則舉之以為政或藉之以先後也或藉之以疏附也則貿易之所非其奮跡之自乎齊桓公以管夷吾為相國舉之果何所自耶則拘於士師之官而縲絏方且囚繫也楚莊王以孫叔敖為令尹舉之抑何所從耶則困於隱處之地而海濱且將終身也以至百里奚之賢而為秦穆公所舉

得非混迹於商賈之區屈志於懋遷之市而始出哉是則亨不遽亨也而必始於困困不終困也而卒至於亨古之聖賢大率類此謂非天意可乎

六句題變四樣文法顛倒曲折其妙無窮原評

敘致變化下語自分等級乃作者用意深處

孔子登東山而小魯　一節　其二　錢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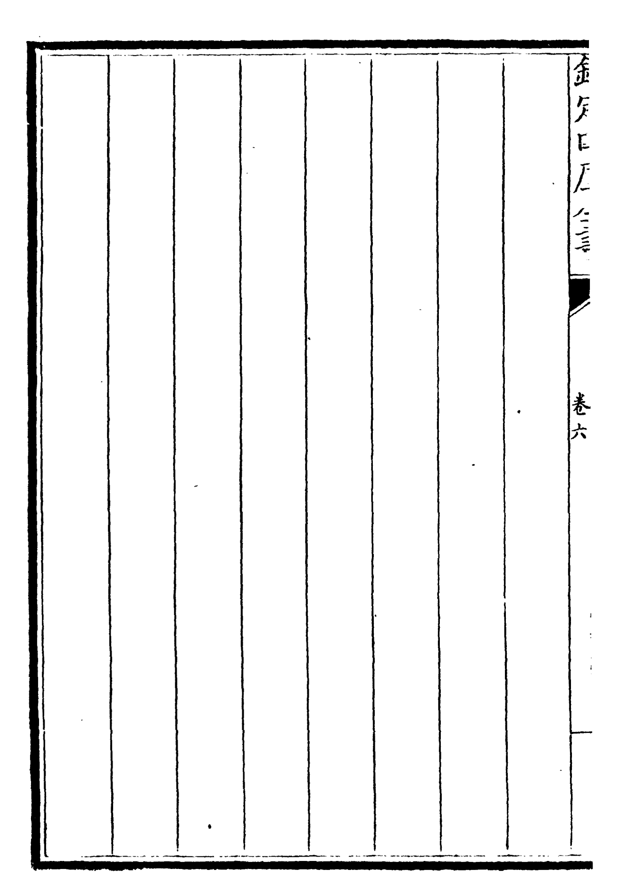
大賢於聖道之大必先擬之而後質言之也夫道莫大於聖門也遊之斯知之矣大賢擬之而後質言之有以哉其意曰孔子以天縱之資承羣聖之統道莫有大焉者也欲觀聖人之道胡不即登山者以觀之乎躡東山之巔則魯地之七百一覽無餘履太山之巖則禹服之五千極目可得何也所處益高而視下益小耳夫登高既不足於下視大必不足於小欲觀聖人之道胡不即

觀海者以觀之乎鼓楫於北溟則河濟孟津之險視若衣帶揚航於東渤則洞庭彭蠡之浩渺若蹄涔何也所見既大則小者不足觀耳聖人之門妙道精義鍾馬猶地之有東山太山也猶水之有滄海也遊聖人之門見聖人之道然後知其可放可卷而天下莫能載可行可藏而天下莫能容百家之說坐見其偏諸子之論頓覺其弊其與登山觀海者何以異哉

首作分兩截作對此以山海作對而掣出末句重講

體製尤得且使孔子與聖門字首尾相應也原評

朱子謂此節上三句與下一句文因此以立格



桃應問曰 一章 王鏊

聖賢以身處臣子之難而要其所以全之之道焉夫為士執法為子盡孝理也不幸而處臯陶與舜之難寧無所以全之者乎是故桃應習變以求權孟子因權以執極而臣子之道無遺於天下矣今夫莫尊於天子尤莫尊於天子之父莫重於法尤莫重於殺人之法子如舜而冒殺人之法士如臯陶而臨天子之父之刑君以及親法可立也而情不可忍廢法蔽罪情可盡也而分不

可踰然則如之何而後可此固桃應之意也孟子於是教之曰天下有不可變之法而有不可徇之情是故以士師而私其君廢法易執法之為難以天子而庇其父禁法易不禁之為難而不知法也者非皐陶之所得私也曰受於舜也亦非舜之所得私也曰出於天下人心之公也君臣父子惟法則久生殺予奪惟法則行舜亦如其法何哉然以士師之法律瞽瞍之法則瞽瞍無所逃於天下以人子之情律舜之情則雖天下無以解舜

之憂當斯時也居舜之地諒舜之心必將曰在朝廷則情為重法為尤重而情窮於不可奪在海濱則天下為輕親為重而法泯於無所加故寧以其身冒竊負之名無寧使我有為天下而陷父之罪寧使天下有為親而棄之名無寧忍其親於不赦之辟不能避法而能避天下不有天下而有其親夫如是而後在舜則委曲以濟變在瞽瞍則宜死而得生在臯陶則不容於法而容於法之所不料斯其善處變者乎夫以是而達於天下後

世知一日不可無法則不可撓臯陶之法知一日不可無父則不可不存舜不得已之心

化累叙問答之板局而以大氣包舉實理充貫有龍象蹴盤之槩　此文一本作邵圭潔或疑守溪文尚無此發揚蹈厲氣象但邵藁中亦未見此種恐仍屬王興會適至而得之也

春秋無義戰　一章　錢福

聖經不與諸侯之師以其不知有王而已夫所謂義戰者必其用天子之命者也敵國相征則無王矣人之稱斯師也何義哉此春秋尊王之義而孟子述之以詔當世也蓋曰夫春秋何為者也夫春秋假魯史以寓王法撥亂世而反之正如斯而已是故來戰于郎戰于艾陵戰之終始也鄭人伐衛楚公子申伐鄭伐之終始也然或諱不書敗或雖敗不諱其辭不同要皆隨事以示譏

而已以為合於義而許之者誰與或稱人以賤之或稱師以譏之所書不同要皆因文以見貶而已以為合於義而許之者誰與但就中而言若召陵以義勝而猶有借名之力城濮以威勝而不無假義之功則固有彼善於此而已矣而要之皆非義戰也是何也天下有大分上下是已天下有大權征伐是已其分也不可得而犯也其權也不可得而借也故諸侯而有賊殺其親則正之所以正之者天子之命也而大司馬不過掌其制而

已矣諸侯而有放弑其君則殘之所以殘之者天子之命也而方伯連帥不過修其職而已矣惟辟作威而勢無嫌於兩大大君有命而柄不至於下移是征也者上伐下之謂也未聞敵國而相征者也敵國相征是無王也無王是無義也春秋之戰皆敵國而相征者也此春秋所以無義戰也然則春秋之諸侯不皆先王之罪人耶孔子之春秋其容已於作耶

止清題面不旁雜閒意泛辭而操縱斷續之勢畢備

稱人稱師沿襲舊說實非經義九伐獨舉其二以司馬方伯分承於文律亦疎而規模骨格守溪而外惟作者嶤然而秀出故唐荆川代興以後天下始不稱王錢

古之為關也　一章　陳獻章

大賢於古今之為關者而深有所慨焉夫關以禦暴非以為暴也古人有立法之意而今則失之亦可悲也已孟子有慨於王政之不行而歎曰先王無一事不為民而設亦無一事不為民而善也奈何古人往矣而今之所為有不皆古者豈古今之有二乎哉人自為古今也是故設關於道古之制也古人所設之關與今人之關一也但古人之所以為此者其法為公而不為私謹其

啟閉焉耳詢其符節焉耳葢以不如是不足以禦天下之暴惟暴有所不容斯禁有所必設使天下之異言異服者至此而有譏焉有察焉斯已矣是名有所禦而實有所便也夫何今之不然也今之所設之關與古人之關一也但今之所以為此者其利在官而不在民羈其去留者有焉限其出納者有焉葢以不如是不足以盡天下之利惟利有所必取斯禁有所不弛使天下之貨出貨入者至此而有征焉有稅焉斯已矣是始以禦人

之暴而終於自爲暴也吁何古人之不類今人何今人之不學古人哉今人不學古人吾不之憾而至於今之民不得蒙古人之政吾獨悲其遭之不幸也有今日之責者其思所以爲古乎其思所以爲今乎

寥寥數語已括盡古今利病風韻淡宕有言外之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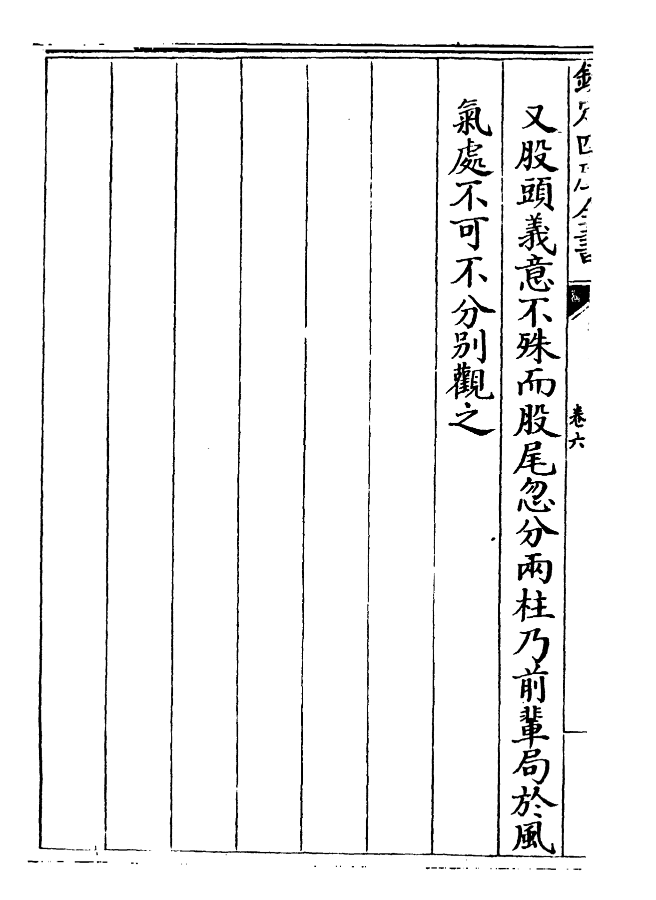
經正　斯無邪慝矣　錢福

惟常道有以化民於善則異端無以惑人之心甚矣邪正不兩立也苟能盡常道以化民興起於善則民心皆正而何異端之惑哉昔孟子論狂狷以及鄉原而終之以此謂夫鄉原亂德固聖人之所惡而反經闢邪實君子之所為是故不越乎彝倫日用之間而寓萬世不易之道者所謂經也不為索隱行怪之事而無同流合汙之行者所謂正也君子既有以正是經之綱紀而不偏

不陂則為之民者莫不觀感興起而蕩蕩乎會極歸極之風求一人之弗興於善者無有焉既有以正是經之準則而不側不欹則為之民者莫不感慕奮發而熙熙乎遵義遵道之俗求一人之弗起於善者無有焉夫民既興於其善而是非坦然其明白則彼以是為非之邪慝斯不得以簧鼓斯民之聰明民既興於其善而曲直判乎其昭彰則彼闇然媚世之邪說自不得以眩惑斯民之心志向嘗溺於其說而非之無舉矣今則人人皆

能舉其非雖有之而不為害也他如為我之害義者又非吾正經之義而自息乎向嘗惑於其邪而刺之無刺矣今則人人皆能刺其惡雖有之而不為累也他若兼愛之害仁者又非吾正經之仁而自止乎此可見正勝則邪息而出此則入彼孰謂闢異端之道而有在於反經之外哉

質直明銳題義豁然邪慝正指鄉原兼該楊墨既得孟子心事於書意亦遠近不失但股分而義意不殊



又股頭義意不殊而股尾忽分兩柱乃前輩局於風氣處不可不分别觀之

由堯舜至於湯　一章　顧清

大賢叙羣聖相承之統而憂其莫之繼也夫莫爲於後則前之盛者難乎繼矣孟子生於羣聖之後道統不有歸耶其意曰寄斯道之統存乎人啟斯道之運存乎時故五百餘歲而聖人出其常也有見知而始有聞知亦其常也吾觀堯舜至於湯固此五百餘歲也始則見知者有禹臯陶而湯得聞而知之是湯之得統於堯舜有以啟之者矣由湯至於文王固此五百餘歲也時則見

知者有伊尹萊朱而文王得聞而知之是文王之得統於湯有以啟之者矣由文王至於孔子亦此五百餘歳也時則見知者有太公望散宜生而孔子得聞而知之是孔子得統於文王有以啟之者矣是蓋作於前者有以俟後聖於不惑故述於後者得以考前聖於不謬而見知之有無固斯道之所由以絶續者也今由孔子而來百有餘歳耳世之近而其澤未斬也地之近而其風可振也正宜有見知者作焉以為聞知者地也然而求

之於今所以身任斯道之責者既未見其人而莫為之前矣則要之於後所以續斯道之緒者將不益難其人而誰為之後耶夫以數聖人之統則寄於孔子而孔子之統則獨無所寄乎天之未喪斯文也將必有能與其責者矣

精神重注末節一度一束縈紆跌宕在化治先正中為自出新意者　邇年講化治先輩法者遇有總提側注處輙謂非當年體製不知文章相承相變必有

一二作者微見其端緒後人大暢厥指因以成風集中於歷代文字不拘一格惟取其是所以破學者拘墟之見

由堯舜至於湯　三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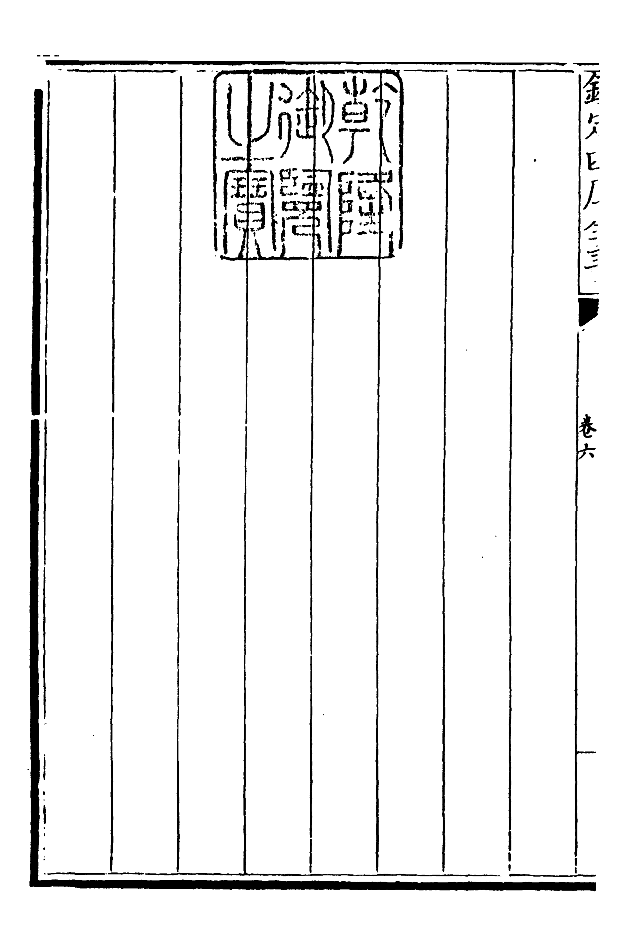
李東陽程

聖人之生有常期或傳其道於同時或傳其道於異世蓋聖人之生即道之所在也非見之者之在當時聞之者之在後世則斯道也孰從而傳之哉孟子於此而歷叙之意有在矣蓋嘗論之道之在天下必待聖人而後傳然其生也不數故率以五百年而一見堯舜者道之所由以傳者也自堯舜以至於湯以其年計之則五百有餘也當是時見而知其道者禹得之於執中之命皐

陶得之為典禮之謨若湯之生也則聞其道而知之焉觀於上帝降衷之言則斯道之統在於湯矣自湯至於文王以其年計之亦五百有餘也當是時見而知其道者伊尹得之而為一德之輔萊朱得之而為建中之誥若文王之生也則聞其道而知之焉觀於緝熙敬止之詩則斯道之統在於文王矣自文王至於孔子亦五百餘年猶湯之於堯舜文王之於湯也當是時見而知其道者得之為丹書之戒則有若太公望焉得之為彝教

之廸則有若散宜生焉若孔子之生也則聞其道而知之賢者識其大不賢者識其小無所不學即文王之道也斯道之統不又在於孔子乎吁世雖有先後也而道無先後之殊傳雖有遠近也而道無遠近之異然則斯道之在天下曷嘗一日而無哉

提束高渾中間平列三比而語脉轉側之間無微不到古文矩度經籍光華融化無迹歸於自然矣


乾隆御覽之寶
卷六